

# 凡尔赛？古人玩得溜哇

“凡尔赛文学”在网络上火爆，广大网友们对这种通过先抑后扬、自问自答或第三人称视角，不经意露出“贵族生活的线索”的人毫不客气地进行了调侃。也有网友特别擅长自嘲，特意回顾了一下自己在社交软件上发布的内容，自我解剖一下有没有写过“凡尔赛文学”……其实，一些古人也喜欢用“凡尔赛文学”进行炫富。

现代人的“凡尔赛文学”大多都是“口嗨”，在社交软件上吹吹牛就罢了，但有些古人就特别想不开，只要想玩“凡尔赛文学”，那都是真金白银地花钱，为此还搞得满城风雨。

比如清代著名藏书家、版本学家、校勘家季振宜，很有才华，官声很好，他在顺治十五年时，为浙江道御史，曾上书陈述民意国情，反对贪污行贿和结党营私等行为。只不过他日常玩“凡尔赛文学”玩得太溜，被人记在历史的小本本上，据清代人孙静庵在《栖霞阁野乘》中记载，季振宜玩起“凡尔赛文学”来，简单又粗暴！

话说季振宜辞官归里后，成为闻名于天下的顶级富豪，他奢侈的日常

## 季振宜 为了炫富，我家飘起了“皮毛雨”

生活常会上热搜。有一年估计是黄梅季节，下了半个月雨，雨停后，有点太阳了，季振宜感觉自己都快发霉了，但他更担心自己的奢侈品发霉！

季振宜坐在院里对仆人说：“快点！把我的那些宝贝拿出来晒晒！好担心他们发霉哦！万一放在家里，积了水汽就不好了！”仆人们就把季振宜的那些宝贝拿了上来，当时已有吃瓜群众在场，场面一度壮观到失控。

单是仆人拿出来的裘皮大衣几乎可以开个秋冬新品发布会，裘皮大

衣有紫貂、青狐、银鼠、金豹、猞猁狲……这还不够，季振宜看着这些裘皮大衣被晾晒在院子里以后，心情愉悦，但为了让皮革更顺滑蓬松，季振宜吩咐仆人：“用棍子轻轻拍打下我的这些宝贝衣服！”仆人照做，这时，晴朗的天空似乎又下了雨，只不过是“毛毛雨”，天空中飘着貂毛、狐狸毛、鼠毛、豹子毛……毫不夸张地说，从裘皮衣服上打落下来的脱毛积地达三寸厚。

在场的群众几乎看呆了，此时季振宜忧伤地说：“天难得才晴一次，一

天时间只能用来晒晒我的裘皮大衣，这些大衣也是，特别占地方，幸亏我屋子多能放下。哎，你们看看地上的这些脱毛，这些衣服真的太难打理了！”

季振宜玩“凡尔赛文学”，与现代人在朋友圈用“凡尔赛文学”晒出来的爱马仕、香奈儿、Lv的方式如出一辙！

只不过，季振宜作为一个著名的藏书家，为何不去晒晒他的精神财富呢？假如他用“凡尔赛文学”晒了自己的那些藏书，说不定史料上对他的生活又是另一种描述呢！



寇准

## 寇准 一写“凡尔赛文学”就翻车

不够深，一玩“凡尔赛文学”就翻车。

寇准刚执掌相府时，生活奢侈，业余爱好是听歌，于是常常在酒余茶后叫一些歌女到府上唱歌，以此抒发工作上的压力。某次，寇准又如往常一样，感到忧愁且无聊，他就请了一个妙龄歌女来相府清唱。

这位妙龄歌女唱得极好，长得更好，寇准一时兴起就玩起了“凡尔赛文学”，他对妙龄歌女说：“哎，我日常会有点忧愁，工作压力也有点大。我现在执掌相府，没有别的什么好东西，这一匹绫缎却是极好的，你回头拿去做身衣裳……”还没等寇准说完，妙龄歌女的脸上就出现了不耐烦，她满脸不高兴，仿佛在说：“一匹绫缎就值得炫耀了？你真当我没见过有钱人！”

寇准有一个侍妾叫菡桃，出身于寒门，见寇准如此丢面子，她很生气。不过她气的不是妙龄歌女，而

是自己的官人，于是她写了首小诗给寇准，诗名就叫《呈寇公》：“一曲清歌一束绫，美人犹自意嫌轻。不知织女荧窗下，几度抛梭织得成！”

寇准读了菡桃写的诗后，内心很受触动，他想：菡桃说得对，这一匹一匹的绫缎都来之不易，随心所欲挥霍是不应该的，况且这样炫富也不对，我得改正。

从那以后，寇准真的改了，他的好朋友魏野还曾作诗称赞他：“有官居鼎鼐，无地起楼台。”为此，寇准还得了个“无楼台相公”的美号。不过，寇准是文艺男青年啊，就算改正了，偶尔还是得“闷骚”一下，这不，他又玩了一次“凡尔赛文学”。

话说某天，寇准感到有点淡淡的忧伤，于是他写了首诗，其中有一句为“老觉腰金重，慵便枕玉凉”，大致意思如下：哎哟，我现在真是老了，我的腰不行了，可仔细一想，大

概是我腰带上镶嵌的纯金太重了，这可怎么办？算了，我洗洗睡吧，毕竟人老了，身子骨容易疲倦犯懒，我就枕着这个玉枕睡觉吧！咦？什么鬼？到底是玉做的枕头，太凉了！

这句诗不仅炫耀了他奢侈的生活，更炫耀了他身居高位，因为在宋代，只有品级很高的官员才会有此待遇。要说寇准也是倒霉，只要他一写“凡尔赛文学”就翻车，上一次被自己的侍妾教育了，这一次被晏殊教育了。

晏殊嘲笑寇准这句“凡尔赛文学”太土，还给了寇准炫富的正确示范，那就是白居易的“笙歌归院落，灯火下楼台”。晏殊认为，真正的“凡尔赛文学”是低调的奢华，不告诉你我有钱，但可以告诉你我很闲。

果然，玩“凡尔赛文学”有风险，像寇准这样一玩就翻车的人，还是好好说话吧。

北宋有个政治家叫寇准，他为人刚直，品行端正，一生为国家作出了许多贡献。不仅如此，寇准在文学造诣上也有很大成就，尤其是他写的七言绝句，意新语工，颇有韵味。然而如此优秀的人偶尔也会玩“凡尔赛文学”，只可惜他“内功”

“凡尔赛文学”如此火爆，在古代也是动辄就上了热搜，古代吃瓜群众纷纷围观，但有这样一个人，不按套路出牌，坚决反对“凡尔赛文学”，他就是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。

阮咸是魏晋时期的名士，大名鼎鼎的阮籍就是他叔父，他不仅出身名门，还颇有才情。除了写诗文以外，对音律也非常精通，善弹琵琶，有一乐器因为阮咸擅长演奏，于是这个乐器就叫“阮咸”。当时，阮咸还被称为“妙达八音”，有“神解”之誉。

按理说，阮咸玩“凡尔赛文学”是信手拈来，比如他可以写：真是烦透了这些喜欢听我弹奏乐器的人，难道他们不会给乐器起别的名么？一点想象力都没有，非要因为我卓越的音乐才华而给乐器起与我

一样的名字。

但阮咸不是一般人，他认为凡尔赛文学这种欲扬先抑的炫富手法太low，尤其是在他住的片区，炫富的人太多，阮咸心里不爽很久了。

说来也搞笑，阮咸与叔父阮籍住在路南，家族其他阮姓人都住路北。路北房价比路南高，自然有钱人住在路北，一到晴朗的日子，住在路北的人就开始炫富，晒家里的绫罗绸缎，边晒边说：“哎，这些年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家里的绫罗绸缎虽然源源不断地买，可这式样太过时了，做起来去都没什么新花样。晒起来还麻烦，毕竟当初脑子进水，买了太

多了……”

住在路南的人多数心里骂“有病”，骨子里还是被对方的“凡尔赛文学”镇住了，竟然不好意思晒自家粗亚麻布，任由衣服在家阴干发霉。

阮咸怎能咽下这口气？你们喜欢晒绫罗绸缎来炫富是吧？没关系，我要放大招了！

阮咸回家拿起竹竿串了一条“犊鼻褌”。“犊鼻褌”就是现代人所理解的大裤衩，因为是穿在里面的，所以面料不讲究，用的是质感很差的粗布。阮咸直接把这样一条破破烂烂的大裤衩晒在庭院中间，此举震惊了路南路北的居民。阮咸得意地说：

## 阮咸 晒条大裤衩，打脸“凡尔赛文学”

“我没能免除世俗的习惯，姑且再这样应付一回罢了！”言外之意就是对于你们这些炫富行为，我看不惯，我也不能免俗，你晒你的绫罗绸缎，我晒我的大裤衩，我们各自安好。

阮咸这一行为等于把大裤衩直接扔到路北族人的脸上，都是阮姓族人，何必炫来炫去？对待家境贫困的族人，不给予帮助就算了，何苦再如此炫耀？这一局，阮咸赢。

毕竟，生活是真实的，日子也是真实的，与其在不经意间露出“贵族生活的线索”，不如学习阮咸，做一个敞敞亮亮的“精神贵族”。

图文来源：北京青年报